

《嬉戲之 Who-Ga-Sha-Ga》

(胡搞瞎搞)

紀蔚然

2004 年印刻出版

人物

小歪—劇團女演員，二十五歲上下。

阿浩—劇團導演，三十出頭。

注：本劇若只由兩位演員執行恐於換場時有所不便也整體而言失之單調，除了兩位主角外，可增「分身」或「鬼魂」二至三名。

舞台

一個已傾頹如廢墟的劇團辦公室間排練場；大部分是倒塌牆面的碎石，舞台地上散置著一些道具；正中有一組一桌二椅，上面沾滿塵土，但毫無受損。

A 段 哀莫大於斷頭

小歪扮演新聞記者，阿浩飾一起車禍的苦主，頭上綁著紗布。

記者：這位先生，車禍當時的感覺怎樣？

苦主：很可怕。

記者：是的，那當時的心情如何？

苦主：很害怕。

記者：那現在的心情如何？

苦主：怕怕。

記者：那發覺自己受了重傷，感覺怎樣？

苦主：很痛。

記者：是的，那發覺很痛以後你怎麼辦？

苦主：哀哀叫。

記者：你可以模擬一下你怎麼哀哀叫的嗎？

苦主：哀哀！叫叫！

記者：謝謝你的真情告白。你算是逃過一劫，大難不死，現在最想做什麼？

苦主：殺你！

場燈變化。

小歪與阿浩站在原處。小歪仍飾新聞記者，阿浩則扮演一位剛被判死刑的罪犯，戴著一頂安全帽。

記者：你剛剛被判了死刑，現在心情如何？

罪犯：……

記者：是很悲傷，還是很快樂？

罪犯：……

記者：你對社會大眾有什麼話要說的？

罪犯：……

記者：你對受害人家屬有什麼話要說的？

罪犯：……

記者：那你對死者有什麼話要說的？

罪犯：啊？

記者：你有話要說嗎？

罪犯：有。

記者：你的遺言是什麼？

罪犯：幹你娘！

記者：各位觀眾，罪犯的反應顯示他到現在仍無悔恨之意。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道德教育，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了呢？

場景變換。

兩人仍站在原處。小歪的身分不變，阿浩仍為受訪者/hn，但他的頭被一個盒子罩住，盒子上寫著「不見了」三個字，且他右手拿著一個骷髏頭，下顎部位會配合擺動，發出「格格」兩聲。

記者：頭不見先生，你現在心情怎樣？

斷頭：……（格格兩聲）

記者：從你的沉默看來，心情應該是很差的囉？

斷頭：……（格格兩聲）

記者：你的頭飛到哪裡去了，你知道嗎？

斷頭：……（格格兩聲）

記者：各位觀眾，從以上死者的沉默可以看得出來，死者過於悲痛已經無言以對了。哀莫大
於斷頭，真是令人情何以堪啊！

斷頭：……（格格兩聲）

場一 我失憶了！

小歪領著阿浩進入，後者雙眼包著紗布。

小歪：慢慢走。

阿浩：好了啦，不必扶了啦。

小歪：你看不見我當然要扶。

阿浩：我沒有看不見，我眼睛還好好的，是那個愛心太多的護士——

小歪：她不是護士。

阿浩：那她是誰？

小歪：她們是慈濟的義工，她們穿的制服沾滿了灰塵，看起來灰灰白白的，所以你以為她是護士。

小歪帶著阿浩走到一桌兩椅，先拍掉右邊那張椅子的灰塵，然後帶著阿浩坐在左邊那張。

小歪：坐下來，小心。

小歪隨後坐在乾淨的那張椅上。

阿浩：我的眼睛還能看，為什麼她要把我的眼睛包起來？

小歪：他們人手不夠，常常搞亂了，眼睛瞎的他們包嘴巴，斷手的綁腳，斷腳的包紮頭。

阿浩：那我的毛病是什麼？

小歪：你一醒來，看到面目全非，整個人跳起好像起乩似的，失控的走來走去，還一直叫

（學他當時的反應）：「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在這裡？天啊！My God！我失憶了！我失憶了！」

小歪在表演的同時，阿浩已經將紗布拉扯下來。

阿浩：你一定要演出來嗎？

小歪：你怎麼把它撕掉了？

阿浩：我眼睛沒傷，幹嘛不撕掉？

小歪：可是……

阿浩：我的天啊，這是什麼地方？

小歪：你不會再來一次吧？

阿浩：幹嘛？

小歪：（學他）「我失憶了！我失憶了！」

阿浩：你夠了沒有？

小歪：就是因為你失去記憶，看到什麼都會問「Oh, my God！這是什麼地方？」我聽了很煩，乾脆叫義工把你眼睛包起來。這就是我們的劇團，所剩下的劇團。

阿浩來回走看。

阿浩：沒錯，這是我的劇團。

小歪：你恢復記憶了啊？

阿浩：沒有。不過我的劇團我沒有忘，我是劇團的團長兼藝術總監兼導演。

小歪：兼演員。

阿浩：對。可是，我一手經營的劇團怎麼會變成像廢墟一樣？

小歪：導演，你到底是記得什麼，又不記得什麼？

阿浩：很多事我都記得。我是阿浩。你是小歪，才加入劇團沒有三個月，超愛演戲，願意為演戲奉獻一切，沒錯吧？我記得很多事情，以前的事情，可是後來發生什麼……喔，我還記得「迸」的一聲。

小歪：你也記得「迸」的一聲？

阿浩：很大的一聲！

小歪：那你有沒有記得我的反應？

阿浩：什麼你的反應？

小歪：不管了，之後呢？

阿浩：之後，我就全忘了。

小歪：原來你是驚嚇過度、選擇性的失憶症。這好辦，我把你失憶的那部分填滿，你就會想起來了。

阿浩：拜託不要用演的。

小歪：你聽好，不過要鎮靜。

阿浩：你講，我很鎮靜。

小歪：台北毀了！

阿浩：（誇張）啊！（後退兩步，加音效）

B 段 秀蓮點點點

小歪飾演俞秀蓮，阿浩飾演李慕白。

俞：壓抑只會讓感情更強烈。

李：我也阻止不了我的慾望。

俞：那，慕白兄，你還在等什麼？

李：我……

俞：（伸出手，放在桌上）這我的手。

李：（跟她握手）How do you do？

俞：你在故意裝蒜嗎？

李：不是，秀蓮……

俞：講下去啊。

李：我以為你會打斷我。

俞：我們不是在演電視，這是生活。

李：秀蓮……

俞：你再給我秀蓮點點點看看，你再也不說你心裡的話，我走了。（站起欲走）

李：秀蓮——沒有點點點，你坐下，聽我說話。

俞：（坐下）也好，反正我現在沒吊鋼絲也走不遠，你說。

李：我最近閉關打坐，一度進入了很深的寂靜，頭頂周圍只有光。

俞：慕白，你禿頭了！

李：真的嗎？我禿頭了！

俞：開玩笑的啦，不要那麼緊張。恭喜你，慕白！你得道了！

李：我得到了什麼？

俞：你得道了。

李：什麼啊？

俞：不是，我是說你得「道」了。

李：喔，是那個得「道」。我老實告訴你，我得道得到屁眼上了。

俞：怎麼說？

李：打坐太久痔瘡復發。而且，我根本沒有得道的喜悅，卻被一種寂滅的悲哀環繞。

俞：為什麼寂滅，為什麼悲哀，你老實說！是不是忘不了玉嬌龍幼密密的皮膚和她那出水芙蓉、乳頭若隱若現的輪廓？

李：沒有，絕對不是！才幾秒鐘我來不及看清楚。

俞：那你說，為什麼寂滅！是不是因為她偷了你的陽具，不是，是寶劍。

李：天啊，秀蓮！你怎麼變得如此粗俗。啊！我的世界毀滅了！哇！

李慕白誇張地繞場一周後，衝出場外。行進時，邊跳邊跑。

俞：不要跳了。沒有吊鋼絲還在那邊裝。

場二 迸的一聲

小歪和阿浩還原自己的身分。

阿浩：迸的一聲之後呢？

小歪：台北整個都毀了，變成廢墟。

阿浩：怎麼會這樣？

小歪：沒有人真正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因此有很多傳言。有人說是所有的瓦斯管線在同一時間一起爆炸，也有人說是所有的加油站在同一時間一起爆炸，搞得整個城市陷入火海，高樓大廈倒的倒、塌的塌。

阿浩：那麼巧？

小歪：還有更恐怖的傳言。有人說「迸的一聲」是因為內戰發生了。兩邊打起來了。

阿浩：我們和阿共仔？

小歪：不是，那叫什麼內戰？我說的內戰是台北兩邊人馬的內戰。

阿浩：兩邊？

小歪：你不會失憶到台北分兩邊都不知道吧？

阿浩：喔，你是說「那兩邊」哦！

小歪：就是那兩邊。目前最可信的版本是：一切從一個政治座談節目開始。

阿浩：我知道了，就是那個在學 Larry King 的老雞歪搞的節目。

小歪：沒錯。那一天他跑到士林做現場連線，本來兩邊只是口水戰，跟以前的節目沒有什麼兩樣。哪曉得突然之間，有一邊的立委突然站起來，劈頭就說：「總講一句，不會講台灣話的就是不愛台灣，就不是台灣人。」另一邊也不甘心示弱，其中一個立委也站起來叫囂，說：「總之，國語講不標準的就沒水準，把『發現』講成『花現』的人沒有資格當立法委員！」兩邊這樣講開了，現場一片嘩然。突然有一邊的幾個觀眾拿出預先藏好的烏茲衝鋒槍，大喊一聲「我幹你娘的」後，就開始掃射；同時，另一邊的觀眾，也有幾個人拿出放在口袋的手榴彈，大喊一聲很捲舌兒的「我操你娘兒的」後，就往觀眾的方向丟出去。這下子，整個場面就亂了起來，兩邊大打出手，在家看電視的台北人也全部帶著菜刀和拖把加入戰局。就這樣台北陷入了內戰。

阿浩：軍隊呢？他們只會吃飯嗎？

小歪：他們那時候正在吃飯。政府一聲令下趕快放下筷子拿起盾牌準備鎮暴。他們剛開始是有在鎮暴，後來卻因為選邊的問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自己也打起來了。

阿浩：台北以外的地區呢？

小歪：沒事。不幸中的大幸。台北以外的民眾因為看電視轉播看得太過癮了，覺得比史匹柏的《搶救雷恩大兵》還要真實，捨不得離開電視機，所以沒加入內亂，等他們回神，台北已經掛了，也懶得參加了。

阿浩：沒想到電視還有維持和平的功效。

小歪：兩邊打起來的結果是兩敗俱傷，唯一的獲利者是第三邊。

阿浩：什麼第三邊？

小歪：原住民。台北附近山區的原住民一得知台北內亂，來不及集合，紛紛用手機開會，大家一致的決議是：出草教訓台北人！他們一下山進入城內，見人就殺，不管誰是哪一邊的，只要有頭的就砍。結果他們頗有斬獲，拎著上千個頭顱回到山區。當晚就在十二月的寒冬辦豐年祭，還是喝著自釀的米酒，把搶來的 XO 倒在柴堆裡，火勢熊熊旺

旺叫。聽說，其中一位長老对大家宣布：「感謝漢人的 who-ga-sha-ga！」

阿浩：什麼？

小歪：胡搞瞎搞。在原住民的語言就是 who-ga-sha-ga，結果在場的原住民歡聲雷動，一起

喊著：「Who-ga-sha-ga！Who-ga Who-ga！Who-ga-sha-ga！Who-ga Who-ga！」長老

又說了：「因為漢人的自私，我們出草成功，也終於恢復了自從吳鳳那個王八蛋以來被迫停止的出草傳統！」又是一陣歡聲雷動。

兩人：“Who-ga-sha-ga Who-ga！Who-ga！Who-ga-sha-ga！Who-ga Who-ga！I can't stop this feeling, deep inside of me.”

C 段 你打我我我！

小歪和阿浩變成電視偶像劇裡的情侶。

呆女：呆男，你誤會了！

呆男：呆女，你還敢狡辯！我明明親眼看見的！

呆女：呆男，你真的誤會了！

呆男：呆女，你讓我太失望了！

兩人突然正色轉向觀眾。

呆女：做人基本禮貌。

呆男：跟對方講話時，一定要叫他的名字。

兩人換回角色。

呆女：呆男！你真的不再相信我了！

呆男：呆女，我現在全世界都不相信了。

兩人轉向觀眾。

呆男：電視編劇守則第一條。

呆女：為了台詞的力道，每一句後面一定要加個驚嘆號！我剛才講這句話時也有加！前一句也有加！現在也有加！

呆男：夠了！

呆女：你也有加！

呆男：廢話！當然有加！

兩人換回角色。

呆女：呆男，你要怎麼做你才會相信！

呆男：你走吧，呆女。

呆女撲向呆男。

呆女：呆男！

呆男：你不要碰我！你這個沒見肖的查某。

呆男打呆女一巴掌。

呆女：（手捂著被打到的左臉頰）你打我ㄅㄅㄅㄅ！

呆女往後踉蹌兩步。

呆女孩很入戲時，呆男轉向觀眾。

呆男：各位觀眾，很高興又來到了「每日一辭」的時間了。剛才她的動作叫「踉蹌」。請

大家跟我一起唸一遍：「踉蹌」。對，我們再示範一遍。

兩人回到打巴掌前的位置。

呆男：你不要碰我！你這個沒見肖的查某。

呆男打呆女一巴掌。

呆女：（手捂著被打到的左臉頰）你打我ㄅㄅㄅㄅ！

往後踉蹌兩步

呆女：你打我！

呆男轉向觀眾。他講話的同時，呆女以慢動作重複兩次踉蹌的身段。

呆男：各位觀眾，你們剛才只注意到女主角往後踉蹌了兩步，卻沒有注意到她踉蹌的時候長

髮搖曳的美姿，而且沒有頭皮屑紛飛下雪的現象。為什麼有這種效果呢？因為她愛用

「頭與肩洗髮乳」。

兩人回到角色。

呆女：（手捂著左臉頰）你敢打我！我從小到大被父母奉為掌上明珠，他們連罵都不忍罵我一聲，你居然敢打我！

呆男：呆女！

呆女轉向觀眾。

呆女：基督有訓，當有人打你左臉頰時，你要奉上右臉頰。

回到角色。

呆女：（欺向呆男，奉上右臉）你打啊！你再打啊！

呆男：呆女！我錯了！我不該動手！

呆女：你打啊！

呆男：請原諒我！

呆男突然跪下，咚地一聲。

呆女轉向觀眾。

呆女：電視表演守則第一條：演員因劇情不時要下跪，為了保護自己，請隨身配戴高科技奈米護膝。

呆女轉回角色。

呆男：（仍跪著）原諒我，呆女！

呆女：不！不！我永遠不會原諒你的！啊！！！！

呆女大叫一聲後往場外衝，中途不小心跌倒，假裝沒事地爬起來，回頭看呆男，再大叫一聲，衝出場外。

呆男：呆女！呆女！

站於原地的呆男轉向觀眾。

呆男：根據導演的指示，我這時候不能追上去，因為有一輛卡車在外面 standby，正打算撞上呆女，我如果追上去就等於陪葬。

場三 台北大逃亡

小歪和阿浩恢復原來的身份。

小歪：台北現在是游民的集散地，連南部無家可歸的人也來湊熱鬧，在廢墟撿垃圾過日子。

阿浩：聽起來很像好萊塢科幻片。

小歪：簡直就是《紐約大逃亡》的翻版。

阿浩：那原來的台北人呢？

小歪：死了大半，也走了一半。

阿浩：走去哪？

小歪：有辦法的人都移民了，小康的移民到東南亞和中國，大康的移民到加拿大和澳洲。

阿浩：其他人呢？

小歪：有的往北走，到了基隆、羅東、宜蘭，有的往南逃，過了濁水溪以南。

阿浩：我靠！

小歪：真正我靠的地方我還沒講到。

D 段 來人啊！

小歪扮演英國推理小說女王 Agatha Christie，阿浩扮演包青天。小歪游走於舞台前，包青天坐於桌後。桌子右上置有驚堂木。

包青天：你是誰？

Christie：我是二十世紀推理小說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

包青天：好長的名號。你來我衙門有何貴幹？

Christie：我要教你辦案。

包青天：（用驚堂木打桌面）大膽！來人啊！

沒人來。

包青天：（再打）來人啊！

Christie：你的手下，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全都在我寫的一本小說裡被謀殺了。

包青天：啊！那師爺呢？

Christie：告老還鄉，中途在悅來客棧遭人毒死。

包青天：也是你幹的？

Christie：正是！（仰天長笑）哈哈！（突然正色）我這演技是學你們的，聽說演電視古裝

的都要長笑。（再試）哈哈！

包青天：不要再哈了！你大概不曉得我還有一個人。

Christie：誰？

包青天：展昭！我一個時辰前派他去買柔飛的美白精華液，馬上就會回來。到時我會要他把
把你抓入大牢，聽候審判。

Christie：（長笑）哈哈——（突然止住）我不能再笑了，你們台灣人的演技會把人搞得聲
帶長繭。（正色）你給我聽著，my dear 老包，你最信賴的展昭已經被我拔掉身上
所有鋼絲，現在連走路都有點困難。

包青天：怎麼會呢？

Christie：他平常都是靠鋼絲飛來飛去的，已經忘了怎麼走路了。

包青天：啊！

Christie：現在你只有一途，就是乖乖聽我教你怎麼辦案。

包青天：我辦案的方式有啥問題？

Christie：你怎麼辦案？

包青天：嫌疑犯一帶上來，我就觀察他的長相，獐頭鼠目的就一定有罪，人模人樣的就一定
會說謊。

Christie：那我問你，流浪漢呢？

包青天：一定是宵小。

Christie：吃檳榔的呢？

包青天：罪加一等！如果膽敢在我面前吐檳榔汁的，我當場讓他血濺五步。

Christie：你看過美國職棒吧？

包青天：那些嚼煙草的傢伙，全都該死。

Christie：你果然夠猛！

包青天：謝謝！走進我衙門的沒有一個不是被抬出去的。

Christie：你的打擊率——

包青天：一百趴仙逗。

Christie：請問你是怎麼審問的？

包青天：很簡單。我只問他們招是不招，不招的就用刑，不是夾手指、用鉗子捏屁股，就是坐冰塊、灌辣椒，搞到他們不得不招，認罪招了以後馬上就地正法。

Christie：難道你都不管證據的嗎？

包青天：證據僅供參考，而且證據是展昭的部門。

Christie：你這昏官，你完全被展昭矇在鼓裡了。那個傢伙根本沒有在辦案，每次你派出去探查究竟時，他只會用鋼絲飛上民宅屋頂，以倒掛金鈎的方式，偷看良家婦女洗澡。

包青天：（驚堂木用力一拍）大膽！居然沒叫我去！

Christie：你太胖了，鋼絲會斷。好了，廢話少說，你現在站出來。

包青天：幹嘛！

Christie：快！

包青天不情願地走出來，Christie 走到桌子後面，坐下。

Christie：（用驚堂木打桌面）老包，我今天要教你怎麼辦案，你好好聽著。推理守則第一條：所有關係人都是嫌犯。

包青天：這個好。我全把他們給斬了！

Christie：（再打）放肆！守則第二條：所有的嫌犯在還沒證據確鑿之前都是無辜的。

包青天：你這樣講我有點搞混了。所有的關係人都是——

Christie：閉嘴。守則第三條：因此，在真兇還沒找到之前，不要輕易和電視台聯絡，馬上就召來一堆 SNG 幫嫌犯拍寫真集，別忘了嫌犯也是有人權的。

包青天：可是，我們司法單位和電視台已經簽約了。

Christie：馬上解約。守則第四條。

包青天：你條目這麼多我怎麼記得起來？Sorry，我不想聽了。

Christie：你他媽的真的執迷不悟。（驚堂木一打）來人啊！問斬！

場四 流亡政府

小歪和阿浩恢復身分。兩人正在碎石堆裡找東找西的。

阿浩：我們到底要找什麼東西？

小歪：任何可以用的。可以吃的乾糧，可以喝的礦泉水，還有，我們需要一些道具。

阿浩：台北都毀了，劇團都垮了，你要道具幹嘛？

小歪：排戲要用的。

阿浩：排戲？這個節骨眼，我們還排什麼戲？

小歪：我等一下再告訴你，趕快找。

兩人分別找了一會兒。

阿浩：你剛才說還有「更我靠的事還沒講」。到底有什麼事比我靠更我靠？

小歪：我問你，現在台灣的首都是哪裡？

阿浩：我不知道。

小歪：高雄。高雄已經取代了台北，變成了首善之區。

阿浩：那中央政府呢？

小歪：中央政府遷到高雄，但是變成流亡政府。

阿浩：我不懂。又沒跑到國外，怎麼會是流亡政府？

小歪：這就是高雄高招的地方。他們雖然願意收容中央政府，但是還是很肚爛台北沙文主義，對中央以前蔑視地方的一筆老帳還是懷恨在心，所以硬給中央掛上流亡政府的標籤。

阿浩：那國家到底誰在管？

小歪：真正在管事的是高雄的政客和地方上的角頭。

阿浩：那結構跟「逆的一聲」以前沒什麼差別嘛。

小歪：但是政治勢力的版圖經過了大鍋炒以後變樣了。

阿浩：怎麼說？

小歪：高雄是政經中心，台南成為文化新都，台中是色情集散地。

阿浩：八大行業終於合法化了啊？

小歪：不但合法，而且大張利市。色情行業是現在的政府——我是說高雄政府——最大的財源。台灣的觀光業以前是鳥不拉屎，現在是金雞蛋。每天有上萬的觀光客來台灣買春、豪賭之外，最大的樂趣就是坐直升機在台北上空環繞一圈。

阿浩：台北不是——

小歪：台北廢墟現在是最大觀光景點。

阿浩：我靠！

小歪：真的我靠吧？

阿浩：我靠靠靠！

兩人暫時不說話，繼續找東西，找到可以用的就放在桌子上。

阿浩：等一下，台北沒水沒電，有沒有收音機？

小歪：有，但是沒有電池。大部分的電池不是爆炸時燒掉了，所剩下的早就用光了。

阿浩：那你人在這裡，怎麼知道這麼多？

小歪：摩斯密碼。

阿浩：啊？

小歪：大家眼看被困死在台北，完全沒有外面的資訊，又沒有電視、電腦、收音機，有人就想到摩斯密碼。

阿浩：有人會喔？

小歪：只有一個人會。他是影痴，是那種很挑的電影狂。他只看和摩斯密碼有關的電影，像《ID4》啦，或是《無間道》這種電影。結果他就憑記憶，在腦袋裡把看過的摩斯密碼整理出來，再叫一些懂電器的人設計密碼機，結果居然還成功了。因此，所以。

阿浩：原來好萊塢電影還有實用價值。

小歪：不是蓋的吧？

E 段 你是貝殼也是鳥屎

小歪和阿浩飾演一對情侶。

海灘浪潮的音效。

以下的台詞皆以台語發音，但每當兩人在討論時則恢復原來的身分。

男主角：你一定要這樣折磨我嗎？

女主角：我沒有那個意思。

男主角：你離開台北以後就音訊全無，我打聽都沒你的下落，心肝內底一直犯嘀咕，心想你到底遠走高飛到哪兒去了。

女主角：我只是到海邊走走。

男主角：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海島，到處都是海邊，你一定要跑這麼遠，到墾丁來嗎？

女主角：台灣的盡頭。

男主角：也不算是台灣的盡頭，鵝鑾鼻才是。

女主角：你追我到天涯海角，就是要跟我吵地理常識嗎？

男主角：不是，我要你跟我回去，回到我身邊，讓我們像以前一樣朝朝暮暮廝守在一起——

（恢復原身分）幹，我演不下去了，這台詞是哪個王八蛋寫的？

小 歪：好像是你寫的。

阿 浩：我怎麼會寫這種爛東西？

小 歪：你忘了。有一陣子，我們的觀眾大量流失，為了生存決定走本土路線，所以你就寫了這齣戲。

阿 浩：可是——

小 歪：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本土戲劇是什麼東西，最後才在電視找到靈感。所有的什麼親家系列、冤家系列、頭家系列，還有龍捲風系列，我們全都看了。最後的心得是，我們決定搞一齣既悲情又霹靂的本土舞台劇。

阿 浩：所以我就寫了這麼一個鬼打架的劇本？

小 歪：對。

阿 浩：我當時怎麼不覺得它很爛呢？

小 歪：（台語）短暫的失憶使人清醒。

阿 浩：你這是台詞嗎？

小 歪：沒有，我在練台語。

阿 浩：我是台南人，可是這一輩子就從來沒聽過有人講這種台語的。

小 歪：可是電視劇都嘛是這樣講的。

阿 浩：現在怎麼辦？

小 歪：先演完這段再說。

阿 浩：好吧。我給你 cue。（回到角色）我要你跟我回去，回到我身邊去，讓我們像以前一樣朝朝暮暮廝守在一塊。

女主角：不行哩。

男主角：是安怎不行？

小 歪：等一下，你講「不行」的時候不要那麼重。

阿 浩：為什麼？我激動啊！

小 歪：給你講起來，「不行」好像是在賣大便。

阿 浩：那要怎麼講？

小 歪：不行哩。後面加個輕輕的「哩」。再來一次。不行哩。

男主角：是安怎不行哩？

女主角：這幾天我在海邊想了很多，想我這一生，想我們倆的事情。我是愛的你，但是我並不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男主角：是安怎講？

女主角：（抒情起來，走路怪異）有一天黃昏的時候，我在海邊散步，聽著潮汐拍打岸上的聲音，看著被地平線切了三分之一的夕陽——

阿 浩：Time out，暫停。你現在是怎麼啦？

小 歪：我怎麼啦？

阿 浩：你怎麼明明在跟我講話，可是人越走越遠？還有你走路的方式，你以為你是在走伸展台嗎？

小 歪：我這是在演抒情的內心戲你懂嗎？電視都是這樣演的。演內心戲時一定要：第一，站起來，慢慢走遠；第二，聲音放柔，柔到不行為止；第三，要走台步，不能太生活化；第四，眼睛不能看對方。

阿 浩：你明明在對我講，為什麼不能看我？

小 歪：因為我已沈浸在抒情的情境裡，忘了你的存在，沒時間理你。不要廢話，繼續演下去，我最喜歡下面一段了。

阿 浩：好吧。

小歪吸一口氣，慢慢進入情緒。以下小歪在「抒情」的時候阿浩故意數次走到她面前，希望跟她的眼神有所接觸，小歪完全不予理會，一直轉向。

女主角：（入戲）我一邊欣賞著夕陽的美景，一邊想著你。這時候我突然有個衝動，想衝回台北去找你，抱你，親你，再也不離開你。就在那時陣，我看到地上有一只形狀奇異的貝殼，紋路很美好像扇子一樣，可是等我撿起來仔細看才發現那不是貝殼，而是海鷗放屎的化石。就在那時候我想通了，我頓悟了。最美的也是最醜的，最乾淨的也是最骯髒的。原來，你給我最快樂的時光，你也給我最痛苦的日子；原來你是貝殼，也是鳥屎……

場五

兩人恢復本尊，還在找東西。阿浩：我們還要找嗎？

阿 浩：我們還要找嗎？

小 歪：繼續找。

阿 浩：我們已經找到了一些礦泉水和康師傅，這樣夠我們撐一個禮拜了吧？

小 歪：不行，我們真正該找的是以前劇團演過的劇本。

阿 浩：為什麼？

小 歪：等一下你就知道。

兩人繼續找東西。

阿 浩：那你就多講點外面的事吧。

小 歪：你要聽哪一方面？

阿 浩：隨便。以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現在是中央政府在高雄——

小 歪：你要講清楚，原來的中央政府流亡在高雄，沒有實權，只是一個象徵。高雄原來的
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的中央政府。

阿 浩：有點複雜。那國會呢？

小 歪：高雄原來的市議會就是國會。

阿 浩：什麼？！那些立法委員呢？

小 歪：這是這次大災難裡唯一的好消息。

阿 浩：安怎講？

小 歪：台北大亂的時候大部分的立委都在台北。「逆的一聲」那天晚上，人民看到立委就
打，不管他們是哪個顏色的，只想給他們顏色瞧瞧。

阿 浩：人民的眼睛果然是雪亮的。結果呢？

小 歪：立委死了三分之二。

阿 浩：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小 歪：好消息還在後頭呢！

阿 浩：快講！讓我幸福！

小 歪：剩下的三分之一能走的全走了，不能走的大部分改名換姓外加整型，在各地的市議
會作議員的助理。

阿 浩：真是爽呆了！等一下，你一直提到南部的情況，那台北以北的地區呢？

小 歪：唉！這又提到另一個禍害的源起。

阿 浩：發生什麼事了？

小 歪：台北變成了廢墟了以後，基隆、羅東、宜蘭變成三不管地帶。宜蘭首先發難要搞
獨立。

阿 浩：我靠，猛！

小 歪：羅東馬上跟進，依附在宜蘭國底下。基隆心想我們有海港還不至於要跟在宜蘭的

屁股走，也跟著喊要獨立。

阿 浩：更猛！

小 歪：還有更猛的。基隆才喊著要獨立的第二天，鼻頭角也吵著獨立。

阿 浩：鼻頭角只有一個燈塔跟人家喊什麼獨立？

小 歪：我也不知道，大概「輸人不輸陣，輸陣爛鳥面」的心態吧。

阿 浩：那高雄怎麼反應？

小 歪：還不就是一連串的談判唄——喔，我不能再講「唄」。

阿 浩：為什麼？

小 歪：聽說現在南部沒有人講話敢唄來唄去的，會招來白眼。

阿 浩：我們又不在南部，你怕什麼唄？

小 歪：我們遲早要去的。這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釋。我剛才講到哪裡了？

阿 浩：一連串的談判唄。

小 歪：對，一連串的談判沒有唄。結果，可想而知，談判破裂。現在高雄所有的飛彈都對準著宜蘭。

阿 浩：我差點忘了！那阿共仔呢？這不是他們攻打台灣的最好時機嗎？

小 歪：阿共仔才聰明呢！台北的下場跟後來的發展，讓他們覺醒到，根本不必動武，等台灣不斷內亂，全島耗損虛空了以後，他們再來接管就可以了。

阿 浩：我看我們沒救了。

小 歪：不管它，現在最需要的是存活，過一天賺一天。

阿 浩：過一天苦一天，怎麼算是賺？

F 段 要灑就 All the way

小歪和阿浩飾演製作人與紀蔚然。

製作人：紀老師，不好意思每次都是我遲到。

紀蔚然：沒關係，陳製作。

製作人：紀老師教書很忙吧。

紀蔚然：還好。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打麻將。

製作人：紀老師真會說笑。

紀蔚然：我是說真的。

製作人：不會吧？那你教書——

紀蔚然：教書是副業，麻將是主業。不過總有一天我會戒掉。

製作人：戒掉什麼？

紀蔚然：教書。陳製作，我有一件事想拜託你。

製作人：不要講拜託。

紀蔚然：到時候我們這個連續劇上檔的時候，能不能打字幕的時候，編劇不要打「紀蔚然」？

製作人：你是編劇為什麼不用你的名字？

紀蔚然：不是，我是想用「筆名」。

製作人：用什麼筆名？

紀蔚然：「筆名」。

製作人：你是在打啞謎嗎？「紀蔚然」不能打，筆名還要我猜。

紀蔚然：陳製作，你誤會了。我的筆名就是「筆名」兩個字。

製作人：有這種叫「筆名」的筆名嗎？

紀蔚然：我本來想用「不告訴你」這四個字當筆名，但是覺得太不友善了；後來又想到用「請原諒我」當筆名，但是又覺得太謙卑，最後才決定用「筆名」這兩個字，因為它最中性。

製作人：紀老師，你是不是覺得幫電視編劇有一點丟臉？

紀蔚然：不只有一點。很。

製作人：為什麼？

紀蔚然：台灣的連續劇，在我的眼裡，都在貽害人間，都在作孽。閻羅王在陰間不是有十八層地獄嗎？我猜其中有一層是專門為電視編劇而設計的。

製作人：你這麼看不起電視劇，那為什麼當初我找你的時候，你一口就答應了？

紀蔚然：那一陣子打牌每打必輸，欠了一些不能讓老婆知道的賭債。

製作人：所以想來電視撈一票？

紀蔚然：講撈不太好聽。

製作人：其實，電視沒你想像的那麼好賺。

紀蔚然：我現在知道了，也後悔了。

製作人：紀老師，你講話很坦白。我也決定對你坦白。

紀蔚然：請講。

製作人：你不適合寫電視劇。

紀蔚然：為什麼？

製作人：你不是寫電視劇的料。

紀蔚然：開玩笑，只有我不要你們，哪有你們不要我的道理！

製作人：就拿你寫的劇本作例子好了。

紀蔚然：你說。

製作人：你的劇本沒有想像力，不但事件不夠多，情節又太平淡。

紀蔚然：事件還不夠多？我已經讓主角在一集之內醫死一個病人、解除婚約、和準岳父撕破臉、關掉診所、離鄉背景，從地方上的名醫變成草地醫生，這樣還不夠複雜？

製作人：你看過一部在模仿《007》的電影叫《王牌大賤諜》嗎？

紀蔚然：看過，好像拍了兩集，還是三集我忘了。你講這個和我的劇本有什麼關係？

製作人：裡面男主角常講一個字。

紀蔚然：Mojo？

製作人：對，mojo。Mojo 的意思是——

紀蔚然：精力，或利比多，跟性有一點關係，也可以解釋為動力。

製作人：對，就是動力。我們認為——

紀蔚然：你們？

製作人：就是我，還有編審，還有民視的董事，還有我們公司的小妹。

紀蔚然：這麼多人？

製作人：對。我們都認為目前你的劇本雖然事件很多，可是就少了一個原動力。

紀蔚然：少了 mojo？

製作人：少了 mojo。

紀蔚然：你所謂的 mojo 是……？

製作人：在電視圈裡，我們所說的 mojo 就是要「灑」。

紀蔚然：傻？stupid？

製作人：灑狗血的灑。

紀蔚然：灑狗血？

製作人：你知道「灑狗血」三個字的由來嗎？

紀蔚然：不太清楚。

製作人：它是有典故的。很早很早以前，也就是電視還沒發明以前，話劇是中國人很重要的娛樂。

紀蔚然：你在給我上歷史課嗎？

製作人：聽我說。那時候北京有一個很有名的舞台演員，他演技很好，但有一個怪癖，不但喜歡吃狗肉，還喜歡喝狗血。

紀蔚然：天啊！

製作人：所以劇團的人給他取了個綽號叫「狗血」。有一次他在台上演戲，看到觀眾一副昏昏欲睡的樣子。眼看戲快演不下去了，那位綽號狗血的演員突然靈機一動，脫稿演出。他台詞講到一半時，突然轉向觀眾，對觀眾吼出三個字：「暴風雨！」當時的情況只有用慢動作和電腦合成可以傳神的描述。他用盡喝狗血的力量，吼出（慢動作示範）「暴風雨」三個字，隨著臉頰的晃動和雙唇的擺動，他嘴裡的口水跟著噴灑出去，那力量之大無遠弗屆，在場的觀眾全都被聲音震醒，連坐在最後一排的觀眾也被口水濺到。奇蹟發生了。因為「暴風雨」之後，沒有觀眾敢睡，也沒有觀

眾想睡，他們希望能再接受「暴風雨」的洗禮。本來那齣戲是沒人要看的，但是「暴風雨」之後天天爆滿，連演五十幾場。每個買票的觀眾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嚐嚐狗血「暴風雨」的威力，他也沒讓觀眾失望，心情一到就來個「暴風雨」，最高紀錄一場八十七次，觀眾可樂歪了。因為「暴風雨」扭轉了當時話劇運動的演技，人們為了紀念那個創始演員，把那個技法叫作「灑狗血」。

紀蔚然：以上的故事是真的嗎？

製作人：千真萬確，絕無虛構。1949 以後，「灑狗血」由中國傳到台灣，先在話劇界萌芽，後來在電視圈生根，所以……

紀蔚然：所以？

製作人：沒有 mojo 就是沒有灑狗血，沒有灑狗血就是沒有 mojo。

紀蔚然：我覺得已經夠灑了，其實這是我寫過最灑的一個劇本。

製作人：難道你們搞舞台劇都不灑呀？

紀蔚然：灑是有灑，有的劇團灑笑話，有的劇團灑眼淚，有的比較含蓄灑哽咽。

製作人：灑哽咽？

紀蔚然：就是要哭不哭，要掉淚不掉淚的，像（示範）「我走了。」

製作人：喔，灑哽咽。

紀蔚然：像我個人就特愛灑髒話。

製作人：這我聽說了。

紀蔚然：但是我們搞劇場的不管灑什麼都是要有道理的，不能為灑而灑。

製作人：電視劇就是要為灑而灑。

紀蔚然：可是你們當初找我來的原因，不就是為了搞一齣不一樣的六點半檔的台語連續劇嗎？不就是為了提昇台灣電視劇品質嗎？你剛才跟我講了一個故事，我也要跟你分享一個故事。

製作人：我們在討論劇本，不是在說故事比賽。

紀蔚然：這個故事對我很重要，它會解釋我想寫電視劇本的真正原因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

理想。話說——

製作人：我靠，你一講「話說」，直覺就告訴我這個故事不短。

紀蔚然：請不要打岔。我從 1991 年回國教書——直到現在，十四年內換了三個學校。為什麼？

都是電視害的。我本來在政大教得好好的，沒有理由換學校。不料有一天，我走進學校的自助餐廳裡，我才剛要拿菜就覺得氣氛怪怪的。所有在裡面吃飯的學生沒有人講話，沒有人在看東西，每個人都好像僵住似了，夾菜的手停在半空中，嘴巴像白痴似的微微張開。我以為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仔細一看才知道每個人的眼睛都盯著電視螢幕。那時是中午，正在演台語劇。場景是一家醫院。螢幕上的男演員哀痛欲絕，邊哭邊打著醫院的牆面，還一邊說著台詞：「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因為是中午檔的台語劇，預算很低，男演員打著牆面的時候，那堵牆也跟著一起搖搖晃晃的，加上他的肢體動作和灑狗血的語言，真是劇力萬鈞，連我也受到感動，眼角的淚水漸漸集成珠。就在我吝嗇的眼淚快要為電視劇流下來的時候，突然跑來男主角的媽媽。她問兒子：「醫生安怎講！」男演員用最悲慘的哭調回答：「媽！我不要活了！醫生講阿淑不能生啦！」看到這裡，我本來要流下的淚珠頓時被內心的怒火蒸發了，我的反應是：「媽的，這是什麼年代了，太太不能生需要哭得要死要活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大吼一聲：「你隨你去死吧！」我這麼一吼，所有的學生都回神，轉過頭來用最惡毒的眼神看著我。先是一個學生發難，用食物丟我，漸漸有人跟進，到最後全部的學生像暴民一樣用食物砸我，我差一點就被自助餐廳的食物淹死。之後，沒有人願意修我的課，走在校園也被學生指點點，第二學期我就逃到師大避難了。

製作人：到了師大呢？

紀蔚然：剛開始一切無事，直到有一天我又誤闖學校的自助餐廳，歷史再度重演，我再度被學生丟食物，後來我就逃到台大了。

製作人：現在還好吧？

紀蔚然：我謹守一個原則，不到學校的自助餐廳吃飯，不到有電視的餐廳吃飯。總之，我

自己帶便當，躲在辦公室吃飯。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被食物攻擊過。

製作人：你講這個故事的道德意義是……

紀蔚然：就是我立志要寫一齣讓人看了不會想罵三字經的連續劇。

製作人：太好了！就從我們合作的《草地臭頭醫生》開始啊！

紀蔚然：可是我覺得已經灑得夠了，你們還是嫌我的劇本不夠灑，我不知從何改起。

製作人：很簡單，以你這麼聰明的戲劇教授，我一點你就通。

紀蔚然：真的？

製作人：就拿這一場來說吧。（翻開劇本）你不是讓主角因為醫死病人，在庭院懺悔嗎？

紀蔚然：對。

製作人：要懺悔在庭院怎麼會有力量呢？

紀蔚然：不然要在哪裡？

製作人：當然是荒郊野外。

紀蔚然：我懂了！最好旁邊加棵枯樹。

製作人：然後呢？

紀蔚然：還有然後啊？

製作人：要灑就灑到底，all the way，才對得起狗血祖師爺。

紀蔚然：然後……然後……突然雷電交加！

製作人：再來呢？

紀蔚然：我有了！

製作人：寫作好比生小孩，你果然有了！

紀蔚然：雷電交加，大雨滂沱。（自己做音效）啪拉啪拉的。突然，一道閃電把枯樹劈成
兩半！

製作人：錯！

紀蔚然：啊？

製作人：一道閃電正中醫生的頭頂，醫生不但沒死，反而被電光打通任督二脈，從此變成

內力高強的神醫！

紀蔚然：太棒了！這剛好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臭頭。

製作人：這才就叫做——

兩人：灑狗血！

兩人興奮地互擁。

紀蔚然：陳製作！

製作人：叫我小倩。

紀蔚然：叫我蔚然。

含情脈脈，兩人接吻。

場六 不提也罷

兩人化為原來的身份。

小歪與阿浩分別從兩方捧來一些劇本，放在桌上。

小 歪：你找到幾本？

阿 浩：五本。

小 歪：我找到六本。

阿 浩：我們找劇本要幹嘛？

小 歪：我們劇團如果要重整旗鼓，就是需要劇本。待會——

阿 浩：我差點忘了問我最關心的問題。台北變成廢墟以後，那些劇團呢？

小 歪：每一團的遭遇不同。

阿 浩：怎麼說？比如說表演工作坊呢？

小 歪：他們流放到香港了。

阿 浩：Wow！那屏風表演班呢？

小 歪：收攤了。

阿 浩：不演啦？

小 歪：退出江湖了。

阿 浩：就這樣解散啦？

小 歪：解散倒是沒有，只是不再演戲了。

阿 浩：那他們在幹什麼？

小 歪：聽說在羅東開了一家公司。

阿 浩：公司？

小 歪：搞屏風加工出口貿易。

阿 浩：天啊？還有什麼劇團，我想想。綠光呢？

小 歪：在綠島。

阿 浩：果陀呢？

小 歪：還在等待果陀。

阿 浩：那些小劇團呢？

小 歪：小劇團是踩不死的蟑螂。台北掛了以後，他們先作鳥獸散，流竄到南部後又集結起來。這就是我要跟你講的——

阿 浩：我有沒有漏掉什麼劇團？

小 歪：大概全部都 cover 了吧。

阿 浩：好像有漏掉一個。

小 歪：哪一個？

阿 浩：對了，就是那個那個，糟糕我名字一時想不起來，就是那個不大不小、半藝術半商業、要死不活、名字很難記的——

小 歪：什麼啊？

阿 浩：就是那個從沒到南部巡迴、只能在台北市內演出，不要說濁水溪以南過不去，連淡水河都跨不出去的——

小 歪：喔，你說那個創作社劇團喔。

阿 浩：對，終於想起來了。創作社劇團。

小 歪：唉！創作社的下場最慘！唉！

阿 浩：怎麼啦？

小 歪：事發的那一天，創作社正在開團務會議，才開到一半就吵了起來。吵到一半聽說
台北內亂了、兩邊打起來了，創作社自己內部也打起來了。

阿 浩：結果呢？

小 歪：唉，不提也罷。

阿 浩：那就不提吧。

小 歪：其實最衰的是高雄的南風劇團。

阿 浩：怎麼可能？他們遠在高雄——

小 歪：你真的都忘了，忘了南風劇團在國家劇院盛大公演新戲《特洛伊女人》。本來是一件很風光的事，連媒體也紛紛報導說這是「邊陲打進中央」的壯舉。沒想到首演那天就遇上「逆的一聲」，搞得他們人仰馬翻，好不容易才逃出台北市，又在台北縣被查哨的攔住，差一點回不了家。

阿 浩：等一下，等一下，你說查哨？

小 歪：現在台北四周都圍有柵欄，每個據點都有崗哨。

阿 浩：為什麼這樣？

小 歪：台北現在是個大監獄，只要是作奸犯科的他們就往這裡送。

阿 浩：那像我們這種無辜的老百姓呢？

小 歪：也不一定出得了城。他們要檢查我們有沒有受到輻射層和病源的污染，除此之外，
這是重點：你要有一技之長才能得到通行證。

阿 浩：我們只會搞劇場，什麼都不會，哪有一技之長？

小 歪：還好，他們特設了 Audition 崗哨！

阿 浩：哇，這個新政府還真懂得珍惜文化。

小 歪：不是，經過事變之後，藝人死了至少三分之二，比立委還慘。所以現在國家極缺
藝人。

阿 浩：我們不算是藝人吧？

小 歪：所以我們要在找到的劇本裡面，選出一些可以演的片段，排練一下，準備好了就去
Audition 崗哨碰碰運氣。

阿 浩：冒充藝人要選一些沒大腦的劇本。問題是，我們怎麼可能會演過沒有大腦的戲呢？

小 歪：只要修改一下，悲劇會變成喜劇，喜劇會變成鬧劇。

阿 浩：說得也是，那就趕快找吧，品味越低的越好。

兩人開始翻劇本。

G 段&場七 迸的一聲

桌上堆滿了劇本。

小歪與阿浩各坐在置於桌子兩側的椅子上，背對背。兩人分別飾演客服員和顧客，講話時作打電話狀。

客服員：喂，台灣電訊你好。

顧 客：喂，我要開機啦。

客服員：開機是嗎？您的大名叫什麼？

顧 客：我姓鑽「俗」的「俗」。

客服員：中暑的暑？

顧 客：俗頭的俗。

客服員：薯頭的薯？怎麼寫呢？右邊怎麼寫呢？左邊怎麼寫呢？

顧 客：俗頭的俗。

客服員：是暑假的暑嗎？

顧 客：那個大……在道路旁邊的俗頭的俗嘛。

客服員：薯頭的薯嗎？您不會寫嗎，先生？

顧 客：講台語聽不懂嗎？有個口……一橫，一撇，再一個口。

客服員：一個口，再一橫一撇，再一個口；這個讀薯嗎？

顧 客：俗頭的俗。

客服員：請問先生您身邊有朋友嗎？……老闆在嗎？

顧 客：我就是老闆。

以下兩人恢復原來的身分。

小 歪：我演不下去了。

阿 浩：怎麼啦？

小 歪：這個橋段太曖昧了。

阿 浩：曖昧在哪？

小 歪：它到底在開誰的玩笑？如果是拿台灣國語開玩笑，那我們這個去崗哨去 au 戲，不是找死嗎？如果真正取笑的對象是那個機車的客服人員，那這種鳥蛋有什麼值得笑的？

阿 浩：那現在怎麼辦？

小 歪：我也不曉得。我們剛才從記者的橋段排戲，一直排到《臥虎藏龍》、包青天，還排了一些取笑電視劇的片段，好像都找不到適合的橋段。

阿 浩：那怎麼辦？

小 歪：還是要想辦法，總不能一直被困在台北吧。

阿 浩：我看還是不要改編以前的劇本，我們自己即興，或者是我自己來編一個橋段。問題是我明明記憶已經恢復了，可是腦袋還是昏昏沉沉的，我怎麼編劇呢？

小 歪：其實，你的記憶還沒完全恢復。

阿 浩：喔？

小 歪：你是恢復了大半，但是中間漏掉了一段很重要的情節。

阿 浩：你剛才為什麼不說？

小 歪：我本來以為我講了其他，你自然會記起那一段。

阿 浩：那你現在講啊。

小 歪：我有點怕想到那件事。

阿 浩：為什麼？

小 歪：我最大的恐懼是一個可能性。

阿 浩：什麼可能性？

小 歪：可能「迸的一聲」是我們兩個造成的。

阿 浩：怎麼可能？

小 歪：你還記得蝴蝶效應吧？

阿 浩：記得。跟混沌理論有關。假如這方有很多蝴蝶在振翅飛翔，牠們在空中的鼓動，很可能在很遠的另一方引起海嘯。

小 歪：對。

阿 浩：你是說在「迸的一聲」、造成台北內亂之前，我們劇團裡發生了什麼事嗎？

小 歪：沒錯。

阿 浩：我不懂。我們這裡可能發生什麼事，嚴重到足夠引起蝴蝶效應？

頓

小 歪：你記不記得你做愛有點變態？

阿 浩：啊？

小 歪：也不算變態，是有點怪僻。

阿 浩：我不太記得。

小 歪：這就是問題的癥結了。你連你最親密的隱私都忘了，怎麼會有 mojo 創作呢。

阿 浩：我現在是完全感覺不到體內有任何的 mojo。

小 歪：為了讓你找回 mojo，我只好再犧牲一次。

阿 浩：犧牲什麼？

小 歪：「迸」那一天，我們兩個正好在這裡排戲。我們剛排完了一段，休息五分鐘。我們就開始閒聊。我聊到演戲帶給我的亢奮，你聊到你這幾年創作上的瓶頸。我越聊越開心，你越聊越沮喪。後來，我看到你眼眶濕濕的，我才意識到你的痛苦，所以就坐到你身旁安慰你，像現在這樣。

小歪走到阿浩那，摸著他的肩膀。

小 歪：不要難過，我說。

阿浩很快就入戲，也轉身要抱小歪。

小 歪：（把他轉回去）沒這麼快。我一安慰你，你就整個人放鬆似的哭了出來。哭啊！

阿 浩：啊？

小 歪：你要照我說的做，不然怎麼恢復記憶。

阿 浩：喔。

阿浩用勁入戲，幾秒後便真的哭了。

小 歪：我看你哭得一副明天過後的樣子，就把你轉過來抱住。你也很自然的抱住我。

抱啊！

阿 浩：好，抱，抱。

小 歪：你告訴我，你的疲憊來自於個人的倦怠，我說我懂；你還說疲憊也來自對社會的無奈，我說我懂；你更說這個社會在自我耗損，也在耗損每個人美好的一面，我說我懂。就這樣在「你說我懂」、「你說我懂」的節奏下，我們倆很自然的上演了一段好萊塢的親吻戲。

小歪親吻阿浩，後者回吻。以下兩人邊吻邊說。

阿 浩：我大概記得了。

小 歪：記得了吧。

阿 浩：記得了。

小 歪：記得就好。

阿 浩：可是我還是不懂你為什麼說我有點變態。

小 歪：我是說怪僻。

阿 浩：我還是記不起來。

小 歪：那我們只好繼續回憶下去。

小 歪：突然，兩人情欲都被挑起。你用力一揮，把桌上的劇本掃到地上。照做啊！

阿 浩：對。

阿浩用手把桌上的劇本全部掃到地面。以下兩人說到哪做到哪。

阿 浩：然後呢？

小 歪：你把我壓在桌面上。

阿 浩：對！我把你壓在桌面上。

小 歪：你拚死命地親我。

阿 浩：你也拚死命地親我。

小 歪：你記起來了。

阿 浩：我記起來了！我現在知道我變態在哪裡了。

小 歪：對，那就是你的 mojo。

阿 浩：對，是我的 mojo，也是我的 cho-cho。

小 歪：我當時受不了了。

阿 浩：我也受不了了。

小 歪：我叫你。阿浩！

阿 浩：小歪！

小 歪：進來吧！

阿 浩：我要進去了了喔！嘟嘟！火車要進隧道咯！

小 歪：隧道要沒收火車咯！

兩 人：嘟嘟！嘟嘟！

兩人氣喘如牛。阿浩的腰部做衝刺的動作。

音效傳來「迸」的巨響。

燈光乍暗。

同時，狂亂的音樂起。

全劇終